

# 一個斯塔哈諾夫工人的手記

楊金著 韋叢蕪譯



一九五七年十月一日

一個斯塔哈諾夫式工人的手記

著 金 楊

譯 蕪 叢 章

I. Yankin

# Notes of a Stakhanovite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0, Moscow

Translated by Wei Chung-wu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51



1951年4月初版  
(4000冊)

|             |         |                 |           |            |              |            |          |                |           |         |        |
|-------------|---------|-----------------|-----------|------------|--------------|------------|----------|----------------|-----------|---------|--------|
| 電報掛號：二五六一四八 | 電話：二二六四 |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 電話：(五)一六六〇 | 總社：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 電報掛號：二〇〇〇一 | 電話：九一二四三 | 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 出版者：時代出版社 | 翻譯者：章叢燕 | 著作者：楊金 |
|-------------|---------|-----------------|-----------|------------|--------------|------------|----------|----------------|-----------|---------|--------|

一個斯塔哈諾夫工人的手記

我在一九三四年來到烏拉爾紅烏臘耳斯克的赤衛軍銅鑛場。

我時常回想起在鑛場的頭一天。在表面上，一個青年人搞到一個工作，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情。但是使得那個日子值得紀念的事情，乃是鑛場對於我們新來的人所表示的熱烈的歡迎。有些特派的人照應我們，而且他們盡力使我們享受在一個樸素的小鑛城裏所能辦到的舒適。

我曾聽說過，並且讀過許多關於一個人初次下到鑛坑裏去所經驗到和感觸到的這方面的事情。有些人說：『你感覺着岩石的駭人重量壓迫着你。』還有些人說：『地下的昏暗使你抑鬱。』頭一件使我喫驚的事情，就是下面那裏是溫暖的。

關於鑛坑並沒有什麼駭人的事情，因為他們給我們頂簡單的工作去做：我被派

作鑛工。在坑道頂頭的那個人用一隻氣鑽往鑛裏鑽些炸眼，炸眼裏裝滿炸藥，等鑛被炸下來的時候，我們的工作便是把它鑛到四輪車上。但是甚至於我所作的簡單體力工作也是一種根據機械化的大規模生產程序的一部分。

鑛工是兩種機械化生產程序之間的連環。我們必須下力工作，把散鑛從坑道頂頭清除去，要快得足以使一些裝上鑛的四輪車川流不息地流到起重機那裏去。

不過一切事情都靠着鑛工迅速敏捷。

我要作得圓滿的，我對自己這樣說。

我不久便認識了鑛坑裏別的人，交了幾個朋友。雖說有好久，事實上有一年多，我都沒有被提升，我却決心繼續留在本鑛場裏。我已經獲得了一種對於工作的趣味。我的祕密志向是要變成一個技術工人，但是我並不想自行躁進。最後我們的班長米哈伊耳·格利高烈維奇·庫爾扎葉夫有一天到我跟前來，說道：

『你願在坑道頂頭工作麼，伊拉利昂？我看你學得巧法子了。你的意思如何呢？』

『我願意。』

『那麼好吧，聽我說。』我們便一塊坐下。晚上的其餘時間，庫爾扎葉夫告訴我一個鑽工所應當知道的事情。他說明鑛脈如何坐落的，鑛和岩石像什麼樣子，如何使用鑽子，在危急時候怎麼辦，以及要當心些什麼事情。……

『我並不以為你這一整年在這裏浪費了你的光陰』他在分別的時候說道。『假使你碰到困難的地方，你總是可以問的。就在晚班開始呀。』

庫爾扎葉夫也許並不是一個職業的演說家，但是他談得十分熱切，有趣，關於他的本地烏拉爾鑛呀，關於偉大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呀，並關於我馬上渴望要把雙手放在鑽子上的那種採鑛職業呀。

等我開始鑽的時候，庫爾扎葉夫審慎地遠離坑道頂頭。頂可能地他是以為假使我剩下獨自一個人，我會覺得對於自己更有把握的。從教學的觀點看來，他是對的。而且在我這方面，我對他太感激了，因為他冒險把我放在坑道頂頭上，使他丟臉。我在頭一個輪班裏鑽了七個一公尺半深的眼，而且一切事情都很順利。

快到下班的時候，米哈伊耳·格利高烈維奇出面了。

『七個麼？好極了。』

他查驗了撐木架子，於是同我握手。他在一路出去的時候轉身說道：

『聽我說，朋友，我告訴他們立刻把你放在包工上。那麼你最好當心哪——你搞到了一個工作份逼着你呀。』

那倒合式，我對自己說道，就讓它逼吧。

我又興奮又快樂的回家了。晚餐後，我便坐下寫信：一封寫給我的妻子，邀她馬上來同我相會，一封寫給集體農場主席雅柯夫·密爾庫洛夫，請他幫忙她起程。鑛場經理部也幫了我許多忙，使我能把我的妻子接過來。段長對我說道：

『我不能盼望一個到這裏來不帶家眷的人能認真工作。你既經決定要作鑛工，你最好在這裏好好地安居下來。』

早在我的妻子還沒有到之前，我便聽說，等我的家眷來的時候，我可以得到一套單房間。

於是這個日子便來到了：這時我從這鐵城走過，不再是一個作日工的單身漢，而是一個真正的鑛工，一個有體面的帶家眷人，到烏拉爾嶺來住家的。

約在這個時候，我通過了我的技術試驗，於是從第七類提升到第八類了。我有一個職業了。

在一九三五年，我讀完了所謂社會主義勞動專家的課程。

我祇受過三年學校教育，因此我必須苦讀，補償失去的時光。課程麼？我要修的！演講麼？我要去聽的！研究會麼？我對這也毫不反對！還有什麼別的我可以簽名麼？

『你願簽名加入時事研究班麼？』

『當然嘍！』

成打的人彷彿唯一關心的就是勸導青年人讀書。黨部聽到了鑛場職工會委員會和成人學校的報告，便叫他們表現更大的首倡性。關於研究計劃和進度表的一些嚴格訓令被發佈了。

那時我們的班長是亞力克塞·鮑雅爾斯基赫。他對於青年工人們並沒有多大益處。他把一個新來人的任何成功都認為是一種個人的侮辱。這是嫉妬，還是什麼呢？最使他惱恨的莫過於那班熱心在技術方面隨時學得新方法的鑽工了。就是當我在鮑雅爾斯基赫班子裏工作的時候，輪班監督派維耳·阿西波維奇·索柯洛夫——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有經驗的鑽工，又是一位熱心的可愛的傢伙——到我跟前來，說道：

『你聽說過斯塔哈諾夫生產好多煤麼？』

『我聽說過，』我說道。

『唔，那麼假使我們這裏一切都十分完善的話，你想你能生產好多煤呢？』

『派維耳·阿西波維奇，你自己知道的，我是這羣人中頂年輕的呀。……』

他大笑了。

『怎麼，小伙子，』他說道，『就是因為這我才到你這裏來呀。……來吧，作一個遊戲家吧。假使情況困難，我們會幫你忙的。主要的事情乃是保持鎮定，並對

自己具有信心。』

於是他給我來一個狡猾的靈眼。

索柯洛夫在輪班期間難得到我們這裏來過一次以上。然而現在我却看見他進來望過兩三次了。他在注意我，要看看我是怎樣幹的。我實際上整個輪班鑽到底，差不多沒有騰一點功夫作附屬工作。我並沒有特別過累我自己。仍然，到下班時候，我作到我的工作份的三倍。

我同鮑雅爾斯基赫一同乘電籃上去。他不肯同我說話。他怒目看我，一句話不說。在這之後有四天他遇見我的時候，不招呼我。這個人有什麼毛病呢？

我們班長的舉動對於我們青年鑛工乃是一種明顯的暗示，要我們莫要胆敢生產得比他多。有時，由於對一個年老些的鑛工表示尊敬，我們的確沒法稍慢一點，幫助班長超出我們自己的產額之上。在這樣的日子裏，鮑雅爾斯基赫便神氣起來，攻擊我們道：

『怎樣呀，小羔子們？你們以為你們會勝過老頭子麼，嚇？看他鑽東西，學習

呀，你們這些拖鼻涕的娃娃！」

但是任何人偶而搞到他前面的時候，他便又生氣起來了。

好久之後我才明白毛病在哪裏。那班老鑛工學手藝曾費了多年工夫。在往日，在革命之前，鑛場屬於資本家，而且採鑛技術是舊式的時候，那是祇得那樣的。我們青年鑛工們來到鑛場是在裝置了新機器和設備並實行了新的蘇維埃方法和技術訓練之後呀。現在鑛場裏的整個空氣都幫助工人更快地學習手藝。那費老工人多年學習的本事，我們在一年或十八個月裏便學來了。有些老鑛工使自己適合於這些改變，頗感棘手。

『我們是這樣看法的，』索柯洛夫說道。『青年工人們一定要加以推進的，至於像鮑雅爾斯基赫那樣的人們呢，我們也要教他們賞識新方法的。注意我的話吧，鮑雅爾斯基赫會有一天丟掉他的廢話，好好把他自己報告一番的。』

他說對了。

約在十年之後，我在報紙上看過，亞力克塞·鮑雅爾斯基赫因為應用斯塔哈諾

夫方法成功了，被授勳章。這並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斯塔哈諾夫運動把那班頑固的保守份子掃出去了，並且幫助『落伍者』走上正道。

格利高利·伊凡諾維奇·扎台葉夫是屬於一種十分不同的典型的班長。他也是一個老鑛工，但是他並不像鮑雅爾斯基赫，他是任何新的大胆的事情的一個熱烈擁護者。他以每個青年鑛工的成功爲樂。有一天他到我這裏來，說道：

『我看你同你的班長過的不和睦呀。到我的班子來，好麼？』

『我隨便哪。』

『那麼就算定了，』扎台葉夫說道。『現在我們始終都要坐着飛機飛行了。我同主管人們已經說過了。』

下一班我便被調到扎台葉夫隊去了，這隊總是標在那個帶飛機的產額指數牌的頭一欄裏。鮑雅爾斯基赫的班子大抵是『騎馬』或『坐汽車』慢慢地走着。

我歡喜同扎台葉夫一塊工作。人人都尊敬我們的班長。而且他值得尊敬：論到鑽、掘、或炸的時候，他可以勝過任何技術員。同時他是一個良好的組織者，而且

他總是考慮到整個國家的利益。人民委員謝爾高·奧爾宗尼基茲私人認識他。

謝爾高·奧爾宗尼基茲常到我們鑛廠來，同我們最好的班長們談話像老朋友一樣。這給我一個極大的印象。試想我的驕傲吧，我，一個青年鑛工，竟被邀請同扎台葉夫一陣去參加由這位部長本人指導的一個鑛工會議！奧爾宗尼基茲要聽我們關於增加鑛的產額的意見。他帶着很大感情向我們說話。

……兩年過去了。一些新的鑛穴在一六九公尺深的坑道探着，我被派負責組成去採掘那些鑛穴的班子。以後我們又下到二四四公尺深的坑道去。

這是我們生活頂光榮的時期，這時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正在慶祝完全的勝利——人民驕傲地採納斯大林憲法的時期。

在我的班子裏有十八個人。差不多他們大家都是同我同時從農村到鑛場來的工人們。但是他們不再是新來的人了，他們成了職業的鑛工，愛自己的工作，在鑛坑裏覺得自如了。他們在紅烏臘耳斯克永遠安居下來，把家眷帶過來，變成正式的城裏人了。

所有的人都亟想學習。他們有正式的技術研究會，此外還有關於技術和一般教材的各種各樣的其他學習課程，準備幫助他們，班長、工頭、和技術員既不吝惜時間，也不怕費力，把那一切教給每個新手。祇消開口說話，一切學習的便利都是你的了！

這是怎樣一樁偉大的事情啊！

我們全班每天都在學習。

我們不僅在教室裏學習，而且直接在工作上學習。有時在工作之後，我們繼續留在鑛坑裏好久，討論本日工作的結果，交換意見，辯論，想出種種手段和方法，不多鑽眼而多採鑛，比較不同的鑛子，記我們自己的時間，並前往其他的鑛穴，看看那裏工作是怎麼做的。

有一大批教採鑛機械學、地質學、和數學的教員被派來教我們。

當我初來到鑛場的時候，索柯洛夫告訴我道：『現在要記住，你一定要學習呀。學問使人增強十倍呀。我們會供給你們所需要的一切教師，其餘就靠你自己』

了。但是我們並不是白請教員不化錢哪。因此你最好要認真學習呀，楊金！」

我是認真的。我給自己搞到了一些課本和筆記本子，每天在下班後我便坐下來讀書，像一個學生一樣。

總工程師阿克謝諾夫時常問我搞得怎樣了。

『還沒有放下麼，嚇？那對於你是很難的，我知道，但是堅持下去呀，小伙子。……』

我堅持下去。

等我們在二四四公尺深的坑道動手的時候，我的班子便名列第一了。現在我們在『飛行』了，生產了每月工作份平均兩千餘立方公尺鑽的一倍半。

不久我便看出來了，在我們的鑽穴裏並沒有足夠的工作給十八個鑽工去做，太擁擠了。我便拿這件事情和本段監督商議。

『從國家利益的立場看來，段長同志，』我說道，『你可以從我們這裏調開六個人，而且對於工作祇會有益的。』

『你怎樣看出這點來的呢？』

『這是十分簡單的。以那麼多的鑽工，並沒有許多活動餘地可以利用呀，在一班整整四百八十分鐘內並沒有足夠的坑道頂頭可鑽呀。』

『有趣，有趣。……我一定要細想一番，』段長說道。

於是雖說其他班子暫時繼續照着老法子工作，我們的班子却被裁去了六個人。不過，並非沒有發生一場大的騷動，因為所談的六個人不願被調開。庫茲明和扎哈羅夫是那全體中頂倔強的。

『我們不到任何新班子去，』他們聲言道。

這件事情便必須鬧到阿克謝諾夫總工程師面前去。他把我們大家都叫進去了。

『有什麼困難呢，同志們？』他向庫茲明和扎哈羅夫說道。

『我們願留在原地方。』

『但是你們可以組織一個新班子呀。我們要給你們頂好的條件，』阿克謝諾夫好言哄勸道。

『讓別人組織一個新班子好了，我們不願意。』

我開始對於整個事情覺得棘手了，因此我便提出一個建議。

『好吧，』我說道。『假定我帶六個人，我自己離開本班。你們贊成這樣麼？』

『絕不行。』

唔，經過同總工程師和鑛場經理的延長時間的談話之後，那些鑛工們最後同意服從改組了，但是他們却有好久都對我難過，因為我把他們大家過慣了的安靜的成規鬧翻了。

但是無論如何誰要一種安靜的生活呢？

我們擔任鑽兩倍坑道頂頭的面積，而且我們也辦到了！

鑛工們歡喜在我們鑛穴裏工作，甚過別的任何地方。

『這才是材料哩！』他們一面喊道，一面把我們給他們預備的鑛堆鏟去。

現在我們有充分的活動餘地了！